



每个周末的早晨，我都要早早起床去晨练，这已成了我的生活习惯。跑在县城的大道上，感受着春天的温柔，夏天的热烈，秋天的美好和冬日寒风的凛冽刺骨，体会着空旷大道的孤独与宁静，很是惬意。跑在大道上，一边享受着晨练给身体带来的充沛的活力，一边欣赏着四周景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更迭、变化，有时看到触动处也不免感慨万千，随之记忆如滚滚流水，一发而不可收。

童年时，我对县城的记忆是一幅素描画，准确地说是几座高大的突兀冒着黑烟的烟囱。那时我家住在农村，距离县城25公里，想到县城去，唯一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，况且自行车在当年一个村也没有几

儿子陪进城来的父亲闲聊，轻松随意，很开心。

聊了一阵子，就聊到喜欢看啥电视的话题上。

儿子说，每期鉴宝节目我都看，别人咋有那么值钱的古董呢，一个破罐子，十几万！可怜咱一枚古币也没有。

父亲眉毛挑一下，说，有啊，咱家就有一枚古钱。

儿子淡淡地说，是那种普通的方孔铜币吧？

父亲晃一下头说，这枚古钱中间是圆孔，当年你爷爷挑着货郎担子走村入户，在民间收来不少不同的古钱，可他单独就留下了这一枚。

儿子确信这就是一枚珍品古币，当即要陪父亲回乡下取。

父亲两手一摊，像是放飞了一

对于冬天，我有着深刻的记忆。小时候生活条件差，吃红薯面，穿粗布衣，住土坯房，在贫寒简单的生活里，人们对于冬天有着一份纯朴的期待和独特的感受。

冬天是四季里唯一的农闲时光，是大自然送给农人的一份礼物。秋天里大人掰玉米刨花生、送粪撒粪、牵牛犁地、拉耧种麦，东一头西一头，有丰收的喜悦，也有奔波中的急头怪脑。到了冬天，就可以不再那么辛劳，像城市人一样不割草，不送粪，穿新衣，逛大街，舒缓筋骨，放慢步子，从容地打理生活。人们脸上也开始洋溢起城里人的雪花膏的香气。

冬天，是乡下孩子享受关爱最浓的时候。农民给人的印象是粗手粗脚，只会掏笨劲，对待孩子只会瞪眼发脾气，可粗糙的外表下，是一颗细腻的心。到了冬天，农活忙完了，时间丰裕了，心情从容了，最会体贴儿女，多了宽容和耐心，多了温和慈祥。孩子便可在这一宽容里犯些平时不敢犯的小错误，耍耍孩子脾气，享受一下做小孩的特权。尽兴地玩耍，无邪地娇嗔，体味到的是幸福，体会到的是大人的舐犊之情。

冬天里寒风呼啸，冷气袭人，灶火旁是最暖和的地方，烧地锅就成

# 美好的回忆

■刘旭

辆。记得那是个星期天，父亲要到县城进些货，答应带我一起去。我异常高兴，无法入眠。天刚微明四周还很黑，母亲就把我从被窝里拉出来，换上一身补丁少点也很干净的衣服，又帮我洗了把脸，送我和父亲出发了。父亲骑着一辆老牌红旗自行车，让我坐在车后紧紧搂着他的腰。虽然我耳边不时传来风吹树叶的响声，有些害怕，但是父亲温暖的腰背令我抗拒了紧张。每过一会儿我就问父亲，到了没有。父亲说，当你看到高高耸立着的冒着黑烟的烟囱时，县城就要到了。此后，每想起这句话我就自然想起敬爱的父亲，可是他已经离开人世八年了。这是我童年时代唯一一次到县城去，高高耸立着的冒着黑烟的烟囱，占满了我童年时代对县城的记忆。

初中时，我对县城的记忆是一幅版画，画面中，老城墙根儿下一个水塘边坐着两个少年，正如饥似渴地背书。1982年我有幸被县重点初中录取，开始了漫长的三年求学路。当时县城房子又低又破，我们学校教学楼就算是县城的高楼大厦。我们学校四周到处是低洼的水塘，县城南老城墙根下的水塘边有一片高大的杨树林。那年夏天天气酷热，午休时，我和同寝室的张光印同学来

到那片绿阴如盖的白杨林里。树阴下，我们一起背书，畅谈理想，兴致高远，那里留下我们对县城的记忆和成长的足迹。时过境迁，三十年匆匆过去，我在想假若张光印同学突然站到我面前，我还能不能叫出他的名字。

高中时，我对县城的记忆是一幅水墨画，是由蓝白相间的警亭和警察勇擒飞贼场景组成的。我的高中时代，整个县城面貌没有太多的变化。而让我记忆深刻的是，县城的交通要道口都建起了警亭，它的墙面是白颜色的，屋顶是蓝颜色的，蓝白相间格外显眼。记得一个星期六的下午，我在县城一个路口等着乘车回家，忽然听到有人喊“抓小偷”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从警亭中冲出两名警察，循喊声奔去。小偷很是狡猾，跑进了小巷。所有在场的人都以为没戏了。大约十多分钟，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，只见两名警察押着小偷走了过来。我在心底也直为两名警察叫好，感谢他们为群众日夜夜守护着家园。时光飞逝，这些都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底，成为我永远抹不去的记忆。

如今，我对县城的记忆是一幅风景画，画面上景美人更美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，是一个焕发勃勃生机

的大花园。特别是近十年来，我们县城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。再看县城西三角，警亭早已拆除，取而代之的是西三角花园，一尊老子骑青牛的高大石像矗立在花园中央，四周花团锦簇，绿柳成荫，每天来这里休闲的人群络绎不绝，已成为县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学校附近那片白杨林早不见踪迹，那个地方现在建起了陈抟公园。陈抟公园北靠风景河，南邻古城墙。园内三湖一岛，湖水清澈透明，泛起层层涟漪，岛上曲径通幽，鸟语花香，内有儿童乐园、游艇、溜冰场。公园免费开放，每天游人如织。

我沿着美丽而宽阔的迎宾大道飞奔，每天都经过县产业集聚区。这里宽阔的道路四通八达，环境美丽如画，企业生产红红火火，项目建设如火如荼，呈现了科学发展、和谐发展、跨越发展的新局面。我尝试再找到黑漆漆烟囱的痕迹，终不能如愿。是啊，也许距离越远的记忆，回忆起来就越感到亲切可爱。党的十八大刚刚闭幕，她为我们国家又描绘出了美好的蓝图，到2020年我们国家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。相信在下一个十年，每次跑在家乡的大道上，我都会心潮澎湃。

## 冬天的花

■王全安

### 梅花

我至今弄不明白  
隆冬时分  
世间万物大都被寒冷逼仄收敛  
锋芒

为何梅花却能傲然开放

你看  
那沧桑古老的枝干  
绽放点点梅花  
整个冬天顿觉生机焕发

此刻  
天堂的雪便如约而至

### 雪花

你是上帝的小女儿  
冰清玉洁  
天然的喜欢冷静

我喜欢你  
却不敢走近你  
我生怕把控不好的热情  
瞬间融化你脆弱的心

### 飞雪如花

这里是盛唐的边塞  
春风不度  
玉门关外

故人东归帝都  
中军置酒  
酒入愁肠  
你无心听  
胡琴琵琶与羌笛

### 天山奇寒

帐门外军旗不翻  
看西域山河  
想男儿豪情  
宝剑出鞘风凛凛  
战马疾驰雪烈烈  
大漠茫茫  
冰雪纷纷  
你忽然仰天大唱  
“忽如一夜春风来  
千树万树梨花开”  
飞雪如花  
春天拔地而起  
温暖烽火传天下

英国诗人雪莱冷峻地说  
“冬天来了  
春天还会远吗”  
回眸盛唐  
已是千年

## 槐花

■卞彬

它的洁白  
像一把锋利的刀  
能一下子除去  
你心里  
所有的杂念  
它的芬芳  
像一束燃烧的火焰  
能一下子照亮  
你灵魂里  
最黑暗的地方

走近它  
就走近了一种亲切和温暖  
就走近了一种幸福和甜蜜  
那是游子  
面对故乡的感觉  
那是子女  
面对慈母的感觉  
那是久别之后  
恋人相见的感觉

它灿烂地开着  
一簇一簇地  
绽放在五月乡村的枝头  
每一朵  
都像一扇敞开的门  
让你  
直抵春天的深处  
直抵幸福的深处

## 古币

■三川一舟

只鸟，说，可惜，丢了。

儿子立刻不悦说，这么有价值的东西，怎么不珍藏呢？

父亲懊悔地说，当时不知现在有价值啊。

儿子不再陪父亲闲聊，很扫兴地离开了。

当天晚上，儿子正在看电视鉴宝节目，父亲从乡下打来电话说，古钱找到了。儿子啪地关了电视，手机贴近耳朵，惊喜地说，是么，怎么找到的？父亲说回去后就找，把家翻了个底朝天总算找到了。

儿子说，好呀，这就好。

父亲说，明天一早就给你送过

去。

儿子急忙说，可别送，还是我回去取吧。

第二天一早，儿子兴致勃勃地回到乡下老家，父亲把闪着耀眼光芒的古币拿出来。

儿子说，这是那枚古币吗？

父亲郑重地说，是呀，就是这。

儿子说，古币不是这样子。

父亲说，刚找出来时肮脏，经过一番打磨才成了这样，不易呢！

儿子阴沉着脸说，你傻呀，古币失去本色就没有了价值。你毁了古币，我也让你给毁了。

父亲皱紧了眉头说，不就是一

枚古钱么，怎么就毁了你？

儿子说工作上总是不顺，就想与领导搞好关系，可领导不吃请。但是呢，领导迷恋收藏古币，送一枚珍品古币过去，肯定会笑纳。不严格说，这算不上是行贿受贿。可现在难得的古币毁了，他的前程也断了。

儿子一副绝望的表情，不停地摇头，叹息不止。

父亲无不感慨地说，做人要本分，种庄稼要勤奋，古币失去了本色没有了价值，人失去了本色呢？

儿子回味良久，没多停留回城了。不过，他还是把经父亲打磨出光亮的古币带走了。

## 冬天的那些事

■张明



了美差。

晚上蒸上一锅红薯，把一大团麦草塞进灶膛，一挑，呼隆一下火光涌出灶门，赶紧用火棍儿压住柴草，且收且放，像骑手控着烈马，浑身被巨大的热流拥着，暖烘烘的。人影随着煤油灯忽闪的灯苗左右晃动，舒舒服服，安然恬静。红薯熟了，整个厨房飘着暖暖的甜丝丝的香气。父亲眯着眼，声音一高一低，和着烧火棍敲击的节拍唱一段大鼓书，火星映着他安闲愉悦的脸膛儿，一闪一闪。这冬夜的夜晚，显得安详而温馨。

冬天的农村，没有什么娱乐活动，大雪天，雪絮飘飞，屋顶上树上白雪皑皑，村子里一片寂静，这时，一头挤进暖融融的小屋看人打扑克便是一种享受。这是小朋友的盛会，没有家务，没有作业，没有大人的管束，不论穿着，不讲坐姿，没有言差语错，没有高低贵贱，只有玩伴，只有友情。屋外风声呼呼，屋内人声鼎沸，局内人争得脸红脖子粗，局外人

看得热血沸腾。喧闹成了寒冷中的温暖，嘈杂点染着寂静中的灵性，仿佛时间不复存在，世界只有小屋，我喜欢“躲进小屋成一统”的感觉。

如今，小屋成了我一生的追寻，在奔波中安放一份舒缓，在烦恼中安放一份淡然，在矜持中安放一份超脱，守着自己心灵的小屋，实在是人生之幸事。

“岁晏乡村忙嫁娶”。大雪纷飞，

谁家迎娶的新媳妇过来了，全村老幼争相观看。黑压压的人群里，有的伸长脖子，有的踮起脚跟，小孩子绽放的小脸冻得通红，拼命往人缝里钻。新媳妇穿着红袄红棉裤，仿佛雪地里一团火焰，瘦瘦的袄，肥肥的棉裤，掩饰不住含蓄内敛的窈窕身段，脚下一跐一滑，呼吸静如落雪，脸上洋溢着做新娘的幸福。鞭炮响处红纸飞溅，抢炮的小朋友不怕炮声震耳一个个扑倒在雪地里。

至今，我仍认为小时候见到的棉衣新娘是最好看的新娘。

岁岁有冬天，一日难再晨。我珍视着冬日的记忆，因为我非常赞同一位心理学家说过的话：一个人的行为和审美观，都可以从他小时候的经历中找到答案。

眨眼间已步入中年，阅过很多人很多事，仿佛突然明白：很多事情正在经历，其实已在告别。逝者如斯，而未尝往也，盈虚如彼，而卒莫消长。但愿岁月亦能洒脱如苏子啊。